

鱼摊水盆边戳块破纸,上写“河鲫鱼”。“鲫”字看着不像,却想不出错因,怔了一会才知左右弄反了。现在难得写字,我也偶尔提笔忘字。如今除了中小学书包里必备文具外,找人要纸、笔都难。人际间联系很方便,电话、短信、微博,还有炙手可热的微信,唐代王勃诗句“天涯若比邻”,现在看来真不夸张。不过忘字犹如数典忘祖,想来可忙,怪谁?都是信息时代惹的祸。

适应潮流才能进步,墨守成规会被淘汰。早上谁还会拎炉子到后弄堂门口劈柴后,引纸生火?不行的,柴火、煤球你都无处去买。顺应潮流也不易,想当初我不愿学电脑,那还是“苹果286”时代,领导逼大家进计算机房上课。几堂课下来,听得云里雾里的,头脑很恍惚。我更是除了开机、关机,什么都不会。众人自暴自弃:不学了。又都要点面子,便互相安慰:“六十岁学吹打,难!”抗拒最终还是不成,后来我总算懂了点皮毛。潮流来了势不可挡,它

跟风与追风

吴莉莉

卷着你往前,没有退路。信息交流方式日新月异,只能跟风虚心学习。

凡事也不能一味跟风。譬如买私家车,汽车于我非必需物,这股风就不跟。家有两个轮盘的20英寸小车,环保、省钱,还能锻炼身体。最看不懂的跟风是现今男人的发型,有人说将头发染成五颜六色,仅发型而言,真叫莫名其妙。有人头顶上仅留块圆黑盖,余下



边看边聊

头皮全泛着青光;有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,呈阴阳状;有的仿球星小贝哥,弄个鸡冠样……至于梳小辫、留长发的,早都落伍啦。从前缺钱,为省点剃头铜钿,自家买推剪,寻块旧布做围身,邻里、同事间互相剃头,这事寻常见惯。初学者手艺差些,旁观的就会取笑:选只头剃得像只“马桶盖”。再说“文革风暴”初起,给“牛鬼蛇神”强制理发,揪牢头皮乱剪,一块青一块白,一半有一半

无。叫你出不了门,还“勒令”不许戴帽子。蒙受奇耻大辱的含冤者因此而自尽的,不在少数。现在,这阴阳头竟成了时尚,这股也有人跟?我忍不了。

最近有点烦,因为不会用微信。先后遭熟人一个个嘲过来:依“微信”也不会啊?接着,是被迫接受强制培训:“喏,记牢!只要在手机里装个什么的,就可以了……”大有再不加入微信圈就要被抛出地球的危险。善意我心领,行动却没有。理由很简单:眼睛不好。

有老同学说,他每天看微信要五六个小时,早上张开眼就翻手机。太奢侈了,生命有限,时不我待。窃以为:读书益于读“机”,每天翻阅纸质的书报多赏心悦目,我在地球村的根基一样扎得牢牢。风还有“跟”与“追”之别。前两天,朋友发来的邮件,邀我加入“领英”圈。“领英”为略略神仙,我不懂。碍于朋友面子,不能不

睬,便按界面的提示操作,最后却不了了之。谁知第二天,远在加拿大的学生发来“妹儿”,说是看到老师也入圈了很高兴,以后联系更方便。他高兴,我却糊涂:界面上尽是洋人头和洋文,在“圈”瞎转,犹如入八卦阵,进得去出不来。最终只好晾在一边不睬它。后来虚心请教过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小朋友,方知“领英”乃职场圈中的游戏。世界上大,精力有限,这股风追不起,只是有点愧对邀我入圈的朋友。

跟风跟主流,追风不盲目。看到卖鱼的写错字心里不舒服,那是因为我自己还有识几个字的底气在;入微信圈之风,我并不想跟,因为智能手机这东西我还玩不转,没有底气。但是,这两天出现新风向:每天雷打不动给我发电子邮件的两个老邮友,一夜之间突然“伊妹儿”断流!毋容置疑,他们是转进微信圈了。我固然知趣,不会去探究究竟,而这圈子越来越越大,且势不可当。怎么看待这股风,“Yes”还是“No”?我真有点儿站立不稳了。

年初,我被外派到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市工作十多天。作为一个老烟鬼,我却喜欢上了那座无烟城,这或许有点匪夷所思,但置身那里,我仿佛看见了自己污浊的肺部正日渐清晰而健康了起来。

到布里斯托尔当天,我在朋友安克里的帮助下,安顿好一切,他带我来到了附近不远的千禧广场闲逛。广场上十分热闹,我们一边走,一边说话。我习惯性地掏出烟盒子,娴熟地拿了两支烟,递给他一支,正准备点上时,他按住了我拿着打火机的手,用眼神示意了一个广告牌,摇了摇头,说:“这里禁烟,我已经戒烟了。”我这才看见右手边上有一块巨幅的警示,上面写着:全城禁烟,健康生活!

我不解道:“室内禁烟,这大广场上都不让吸烟吗?”安克里指着前面不远处穿着统一服饰的人,说:“是啊,新政策,这些志愿者就是宣传和督促的。”我半信半疑地往前走,志愿者们两个一组,身披红绶带,正在热情地给过往的市民介绍着:“我市2月起全城禁烟,没有一个街角屋檐可以例外,无论室内外,都不能,请配合一下……”

我默默地将烟收了上来,一面忍受着烟瘾,一面皱起了眉,想:怎么就看起来搞全城禁烟了呢?安克里看出了我的疑惑,他于是给我讲述了一个吸烟受害者的不幸遭遇。

那是一位年仅33岁的女士,在1年前被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(COPD),一个肺叶完全毁坏了,而造成这一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烟草。她每天至少要吸20根烟,吸了15年多。如今的她没有别人的搀扶,根本无法直立行走。她说:“我不希望再有人像我一样,我希望人们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再那么明目张胆。我希望自己的遭遇能提醒更

多人,从现在开始戒烟,抽烟不健康为代价。”这一事件在布里斯托尔几乎是家喻户晓,也正因为此,推动了布里斯托尔无烟试点的计划,得到了多数市民的掌声和认同。当然,如果烟民忍不住在公共场合吸了烟,也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处罚,这一禁令意在使烟民们自律,同时会有志愿者和行人大众的督促,用道德来约束烟民,才能帮助其真正下决心去戒烟。

我无法想象吸烟竟能使一个人无法直立行走,但我相信长期嗜烟毒害之深之重。诚然,吸烟或许会带来短暂的快乐,但这确实不值得以牺牲健康为代价。所以,在布里斯托尔期间,我用行动表示了对全城禁烟的支持,几乎戒掉了烟。

从布里斯托尔回来有一段日子了,每次烟瘾犯时,我不自觉地掏出烟盒,一眼瞥见“吸烟有害健康”这个印在烟盒上多年的宣传口号,甚是感慨。口号喊了多年,但如何杜绝吸烟、健康生活却一直没有落到实处。走在“全城禁烟”前列的布里斯托尔的举措,无疑值得我们借鉴。

挑荠菜是要在三月初,开了花的荠菜,中看不中吃。入冬后,荠菜在田间地头,一丛丛,一簇簇,悄然蔓生,在朔风呼啸,冷清萧索的冬景上,抹上一抹绿油油的色调,也在饭桌上增添一道清新鲜美的滋味。

周作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里也说到荠菜,不过对他:“妇女小儿,各拿一把剪刀,一只笛篮,蹲在地上搜寻,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”的描述却不解。荠菜虽然与野草共生,但野草往往茎较高,叶纷乱,而荠菜是羽状叶片,锯齿形边缘,绿叶上间杂着一抹暗红色,以根为中心,叶片呈现放射状地贴伏在地上。对于常常挑荠菜的来说,低头看一眼,即能辨认,怎么会“蹲在地上搜寻”呢?想来或许浙东的荠菜长得比浦东的挑。

不过,挑荠菜确实“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”。冬天在家中呆久了,便想要活动活动。早晨起来,一见阳光灿烂,风小而轻,便挽上只竹篮,带上一把小铁铲,走向田野。冬天的田野并不寂寞,麻雀成群地飞起降落,一片热闹的啁啾声。羊在路边啃着草,看见挑荠菜的,便“咩——”的一声长叫,仿佛是在招呼道:“这里有荠菜,快来挑啊。挑荠菜不累,往往在一处发现荠菜后,不远处肯定也有一片荠菜等着人来“挑”。无须走多长的路,花费多长时间,就能挑满一篮子的荠菜。不累,才会有“趣味”。

荠菜要连根带叶挑起。荠菜根系扎得深,看见了荠菜,便蹲下身子,用一把薄而有弹性的小铁铲——是抹腻子工具,又叫油灰刀,挑起荠菜来比其他的刀顺手——朝着根部斜插进土中,用力一“挑”,整株荠菜便脱离泥土,然后抖去根部上的泥,放入篮中。荠菜有清香,挑满了一篮子荠菜,便挑满了一篮的清香,闻之令人神清气爽。

挑荠菜的趣味并非局限于“挑”的过程,更诱人的是要吃上一顿荠菜肉馅大馄饨了。浦东人爱吃荠菜肉馅大馄饨。从田间地头挑来的荠菜,有浓郁的清香,口感脆嫩,色调碧绿,吃过了荠菜肉馅大馄饨后,其他的菜肉馄饨就不屑一顾了。

挑了几回荠菜后,便感到阳光渐渐地酥软了,泥土散发出苏醒过来的香味,田里的麦苗渐渐绿了不少,光秃秃的树丫上,出现若有若无的嫩绿,麻雀分明也多了起来,一大群地上下翻飞。空阔的田野上,出现了准备春耕的人影。荠菜也先后开出米粒般的白色小花,这时候挑荠菜,要专挑不开花的,于是一路上要寻寻觅觅。挑满一篮子的荠菜,身上便汗津津的,一绺刘海贴在脑门上,脸颊上出现了红晕,像是两朵早开的桃花,淳朴而美丽。

一种自我的理想主义色彩,来排解那份相似的孤独感,却在毫无征兆的人生归途中一个向善一个向恶,过往来兮,令人嗟叹。《白日焰火》用丝丝入扣的悬念带出欧·亨利式道德形态意向的反转,它没有回避现实,反而很戏剧化地运用文学笔法表达了对残酷现实的理想化情怀。片尾,吴志贞被带上警车,这时高楼上张自力燃放起烟花,呼啸而过冲天绽放的那些逃离黑夜的焰火,在白天依旧璀璨夺目,表达着对生存之困撕心裂肺的控诉,也寓示着心向光明的彼此救助,传递出对生命轮回的敬意与期待。囚车里的吴志贞露出了那若隐若现的笑意……



海外见闻

牙膏怎么挤

钱永广



棱多镜

前几天,我家楼底下的小夫妻离婚了,那天,我在楼底下遇见楼下的男孩子,他告诉我,他爸爸妈妈离婚的原因,竟是牙膏该从哪头挤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。小孩的话,我不信。可小男孩很少说假话的,他向我描述了他爸爸妈妈,从开始拌嘴、骂人、打架,再到离婚的过程,让我恍惚了好久。小男孩说,那天晚上吃过晚饭,一家三口准备刷牙,他的爸爸刷牙还没有从卫生间出来,他就听见了妈妈在卫生间对爸爸的责任:“怎么搞的,给你讲了千遍万遍,挤牙膏要从后端挤,你怎么总不长记性?好好的一支牙膏,让你挤得弯七扭八!”

小男孩的父亲也是个不依不饶的人。他反驳说:“挤牙膏这样的事,只要顺手就行,哪能那么讲究?我想怎么挤,就怎么挤!”

女人说:“你想怎么挤就怎么挤?那你就别用这个牙膏!”

男人说:“别用这支牙膏?这牙膏还是我买的呢!我想怎么挤,就怎么挤!”

女人说:“你买的?那房子还是我买的呢!”

男人说:“怎么,你还想赶我出去?”

女人说:“按照你的逻辑,谁买的,谁就有权决定?如果不让你住在这个房子里,那行吗?”

男人说:“房子当初是你买的,不错,可还贷不是有我的一份工资吗?这是夫妻共同财产,你无权决定!”

女人说:“共同财产?那好啊,咱们明天就去法院,把这共同财产分清楚,离婚!”

男人说:“离婚?这可是你说的,谁不离,谁就是孬种!”

女人说:“你疯啦!我看你外面是不是有了小三,看我不顺眼啦,行,咱成全你,当初真是我眼瞎了,遇见了你!”

女人一边说,一边哭,只听“哗啦”一声,女人推倒了茶几,打碎了玻璃。男人也怒火攻心,捡起板凳,向茶几砸去,然后两人就推推搡搡,再接着就打在了一起。没过几天,男人和女人办了离婚手续。

小男孩问我:“叔叔,这牙膏该从哪头挤?”这我真该如何回答。其实,夫妻吵架,是再正常的事情了,看看屋檐下,天底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?我只是想说,婚姻就像一场探戈,需要有人进、有人退,懂得包容,互相配合,动作默契,才不会踩到脚。我想告诉小男孩,可我怕他听不懂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

心脏起搏器溯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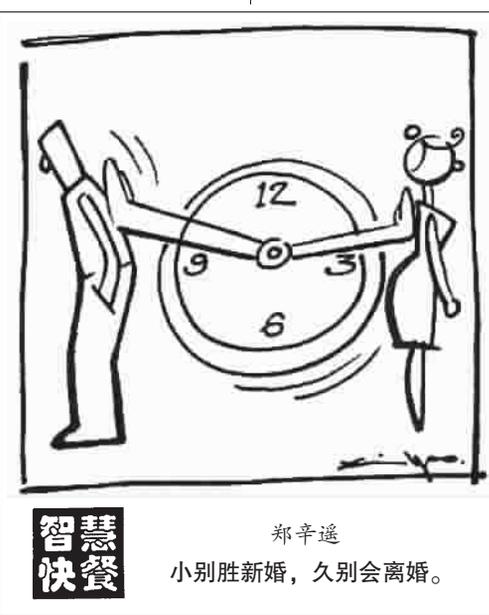
郭时民

心脏起搏器起源于八十多年前的1932年,它的发明者是美国纽约贝斯-大卫医院胸科医生海曼(Hyman)。他在穿刺心脏给药过程中屡次发现,当针刺刺激右心房时可使心房肌除极而收缩。这一发现引起了海曼的兴趣,经过孜孜不倦的多年探索,他在1932年设计制作了一台由发条驱动的电脉冲发生器。这个装置净重达7.2公斤,脉冲频率可调节为30、60、120次/分,海曼将它称为人工心脏起搏器“artificial cardiac pacemaker”,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。这台发条式脉冲发生器便是人类第一台人工心脏起搏器。但遗憾的是,这台保存在德国,可使人死而复生的机器,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。

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1952年1月,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生佐尔(Paul M. Zoll)在心脏停跳患者的心脏部位和左肋下皮肤处置置阴阳两电极,给予每分钟90次的电刺激而使心脏复跳。他随即研制出以电池为能源的小型起搏器。佐尔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脏起搏器的发明者,被称为“心脏起搏器之父”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智慧快餐 小别胜新婚,久别会离婚。

逃离黑夜的焰火

费英凡

的心开始慢慢融合,但彼此对情感的依靠点完全不同,时时刻刻生活在忐忑不安中的吴志贞一心想摆脱现状,她对张自力大声嘶吼着:别再跟着我了!其实是在发泄一种压抑许久的苦闷。当他们在滑野冰时,两人摔倒,她一言不发地望着张自力,倔强的嘴角流露出欲言又止的不甘,他凑上前,凝视她写满无助的表情,那一刻陷入了迷乱纷杂的情感混沌中。

我觉得,梁志军的悲剧和张自力的独舞,是这部电影最迷人也最令人臆想的段落,他们都是在以

最原始的暴力来解决矛盾冲突,吴志贞本是受害者,却在过失杀人后以掩盖真相让“舍身救己”的丈夫梁志军走上了不归路,她又成了施恶者,并将自己永远关进黑暗的道义牢笼里。这时,张自力意外闯入她的生活,由此引爆了另一层社会寓意——用情感的匕首捅开一条道德豁口。每个人的生都是分时间点的,在这个点遇到什么人也许将改变你的一生。吴志贞就是在她进退两难的人生关口,遇到了同样失去生活重心的张自力,两颗濒临绝望

中国电影频获国际大奖,却一直难以突破尴尬的票房及格线,也由此被称为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。而柏林电影节“双熊片”《白日焰火》过亿的票房,让这部冷艳的惊悚文艺片首次成了“墙外开花墙内香”。

《白日焰火》非常巧妙地用刑侦线索,讲述系列碎尸案背后藏匿的人性底色,撕开的是情义背叛与世俗冷漠,表达出一份理想化的自我救赎。

影片三分之二的案情铺垫,引出了两层现实寓意,一是暴露了社会阶层关系的越轨,二是处于低层,越轨越容易在受到无辜侵害时,释



七夕会 影音方圆



今宵打谜

石午忠 鱼儿咬钩浮子沉 (四字电脑用语) 昨日谜面:只招两名 (燕尾格,《红楼梦》人名) 谜底:单聘仁(注:按格法,作“单聘二人”扣面)